

难以忘怀的经典
• 俄罗斯文学卷

上尉的女儿

К А П И Т А Н С К А Я Д О Ч К А
А. С. Пушкин

[俄] 普希金 著

力冈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出版社

难以忘怀的经典
• 俄罗斯文学卷

上尉的女儿

КАПИТАНСКАЯ ДОЧКА
А. С. Пушкин

[俄] 普希金 著

力冈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尉的女儿 / (俄) 普希金著 ; 力冈译.
—合肥 : 黄山书社, 2014. 11
(难以忘怀的经典·俄罗斯文学卷)
ISBN 978-7-5461-4805-2

I. ①上… II. ①普… ②力…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 I512.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5316号

上尉的女儿
SHANGWEI DE NVER

[俄] 普希金 著 力冈 译

出品人 任耕耘
总策划 王亚非
执行策划 任耕耘 杨雯
编辑统筹 马磊 金浩
责任编辑 秦矿玲 高杨
责任校对 古宏伟 吴宝燕
装帧设计 齐娜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press.cn>)
地址邮编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230071
印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字数 120千
印张 11
书号 ISBN 978-7-5461-4805-2
定价 20.00元

服务热线 0551-63533706

销售热线 0551-63533761

官方直营书店 (<http://hsssbook.taobao.com>)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科联系

联系电话: 0551-63533725



爱惜名声须趁小。

—— 民谚

经典的力量 一生的滋养

王亚非

今天的精英，当年读什么？

读的是热血，读的是精神，读的是民族，读的是修养。

个人需要梦想，民族需要阅读，国家需要富强，一代又一代人需要辉煌。

缺失梦想，个人将浑浑噩噩；丧失阅读，民族将缺乏精神。

有梦想必有情怀，我们的情怀是国家繁荣、民族振兴、一代一代人的幸福与崛起。

一个民族的精神的构筑往往来自经典文学作品承载的人性光辉和价值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热血梦想和青春记忆，青年时代的文学情怀往往影响我们一生，滋养出辽阔的精神世界，甚至决定着人生的方向。

经典是什么？经典是书中之书，有哲理，有梦想，有力量，有情怀。哪一个人年轻时，不是“文青”；哪一个人年轻时，没有读过经典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奠定了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即便在今天，经典仍然是种精神的催化剂，是热血之源。一代一代都需要热血，因为血总是热的，热血沸腾才会有热度、有事业、有创造。我们这一代，今天的新一代，同样都生活在滚烫的时代，拼搏着滚烫的事业，都有一颗滚烫的心。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代人，生在红旗下，经历过“上山下乡”、“文革”动荡，赶上了恢复高考，见证了30年改革开放，现在很多都成为国家栋梁和各行各业的精英，引领着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峥嵘岁月，他们历经沧桑而壮志不改，梦想炽热。这与他们青年时代的阅读和追求密不可分。

俄罗斯文学经典曾经是中国那一代人年轻时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从《战争与和平》到《铁流》，从《安娜·卡列尼娜》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品深深吸引着一颗颗年轻而燃烧的心。其中塑造的很多人物形象，成为这些青年心目中的英雄；内蕴的情感涵养了他们的文化情怀和生活品位；承载的价值理念，内化成他们毕生坚守和追求的人生理想。他们曾经最热血的梦想是像夏伯阳那样跃马挥刀，驰骋疆场；最美的青春记忆永远是手风琴伴奏下喀秋莎的动人旋律和旋转裙裾。

这就是经典的力量，这就是有尊严的人生所需要的文学滋养。

那一代人，几乎走过一样的路。那真是一段梦想质朴、青春热血的黄金岁月，一代人的阅读，一代文学青年的丰盈精神，成就这个大时代里最蓬勃的社会推动力，源头正是那些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中闪耀着的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光辉。

2014年2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了俄罗斯电视台的专访，对于索契这座城市，习近平第一印象就是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因为这部小说就是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索契休养时创作的。对于俄罗斯文学，习近平在专访中还提到了很多俄语作家的名字：“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书中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提到俄罗斯文学。他喜欢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普希金的《叶普盖尼·奥涅金》，在托尔斯泰的三部曲中，他更喜欢《战争与和平》。

俄罗斯文学经典为何有这么强烈的感召力？或许因为其壮阔的时代背景，激昂向上的民族精神；抑或源于其大无畏的英雄主义，默默奉献的人性

光辉。中国与俄罗斯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同为面积辽阔的大国，人民勤劳而富有奋斗精神，都有反抗法西斯侵略并取得胜利的历史，曾经有着共同的共产主义信仰，民族之间容易引起共鸣。

当代年轻人为什么要读俄罗斯文学经典？

重温经典，感受那波澜壮阔岁月里涌动的高尚的人文情怀和朴素的情感，提高自身文学修养。读什么书决定你走什么路，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人生的基础是年轻时代的文学修养决定的。没有文学情怀和积淀，就没有生活价值观，很多成功的人都有很深厚的文学修养。

汲取正能量，坚守梦想，实现自己人生的辉煌。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始终不放弃远大的理想、纯洁的人品、坚定的信念，这种可贵的精神在苏俄经典文学里体现得非常充分。多读读这些书，才知道青年时代的黄金时光是多么美好而短暂，一个人的生命应该如何度过才算有意义，从而不虚度年华、碌碌无为，不辜负自己的青春和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希望能向当代的年轻人推荐自己一生难忘的十部俄罗斯文学经典，让迷惘而焦虑的你，在喧嚣的环境里，尽情阅读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典小说，从中汲取生命的维生素，找到人生正确的方向，这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最难忘的情愫和感动。

“难以忘怀的经典·俄罗斯文学卷”丛书精选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契诃夫的《第六病室——契诃夫短篇小说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屠格涅夫的《春潮——屠格涅夫爱情小说选》、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阿·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和瓦西列夫斯卡娅的《虹》、叶·伊琳娜的《古丽雅的道路》等十册图书。内容主题多元，思想内涵丰富，翻译语言精准，非常值得大家好好读读。

总序：重温往日恋人的情书

俄罗斯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俄罗斯人自认为他们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中国人认为俄罗斯最好的东西又是什么？答案很可能是一致的：就是俄罗斯的文学和文化。

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所长巴格诺院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演讲时曾说：西方一直视俄罗斯为“哥萨克威胁”，直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俄罗斯文学的崛起，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针对俄罗斯的轻蔑、责难和声讨方才迅速转变为好奇、同情和赞赏。他甚至把这个“转折点”精确地定位在1881年，即《安娜·卡列尼娜》的面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去世和莫斯科普希金纪念碑的落成等事件的集中发生年。在莫斯科举办的一次翻译家大会上，巴格诺院士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的文学对于我们而言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形容都不过分，她几乎就是我们国家形象构建过程中的唯一正面因素。”

自普希金始，19世纪的俄罗斯终于跻身世界文学大国，其现实主义文学构成世界文学史中继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莎士比亚之后的第三座高峰，推出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到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开现代派文学之先河，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三次浪潮将俄罗斯文学推向世界各地，造就出纳博科夫、布罗茨基等跨语种文学大师，而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也墙里墙外同时开花，高尔基和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不同身份的作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学。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文学始终是俄罗斯最拿

得出手的国家名片。从此俄罗斯文化中也出现了所谓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即文学不仅在各文化艺术门类中独占鳌头，而且在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俄罗斯文学始终是一种思想性、意识形态性十分浓厚的文学。在俄罗斯，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最好赞誉是“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别林斯基），关于“美”的最著名定义之一是“美即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则被奉为“生活教科书”（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家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文学艺术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第二自然”（高尔基），在于“创造生活”（别雷）。换言之，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文学从来就不是无关紧要的高雅文字游戏，而是介入生活、改变生活乃至创造生活的最佳手段，是所谓的“审美的乌托邦”，因之也就成了俄罗斯民族意识和思想构成中一种特殊的集体无意识。俄罗斯作家在社会和历史中享有的崇高的，甚至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其他民族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关于每位大作家的研究都可以成为一门学问，如“普希金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学”等；俄罗斯文学界的“寻神”和“造神”运动从未停止，从“普希金崇拜”、“托尔斯泰崇拜”一直到20世纪的“高尔基崇拜”、“索尔仁尼琴崇拜”乃至“布罗茨基崇拜”。可以说，俄罗斯作家始终在扮演社会代言人和民族思想家的角色，始终被视为真理的化身和良心的声音。

在中国，文学读者中恐怕很少有人没有读过俄国文学作品，初通文墨的普通百姓对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俄国作家的名字也不陌生，说俄国文学在中国家喻户晓或许并非言过其实。鲁迅所言的“中俄文字之交”源远流长，第一篇汉译俄国作品《俄人寓言》于1872年在上海见报，被收入本套丛书的《上尉的女儿》（又译《大尉的女儿》）则是第一部被译成汉语的俄国小说，其在中国出版的时间为1903年。历时百余年的中国俄罗斯文学接受史，对于中国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

影响。俄罗斯文学与法国启蒙思想、德国马克思主义一同被视为五四运动的三大思想来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等人，都是俄罗斯文学的宣传者，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茅盾、巴金等也都是俄罗斯文学的翻译者和推广人。鲁迅称俄罗斯文学是“偷运给奴隶的军火”，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俄罗斯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蜜月时期”，更让整整一代中国人形成了所谓的“俄苏情结”。无数中国人迷恋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他们能背诵普希金的诗歌，喜欢看根据托尔斯泰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向往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彼得堡，怀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冬妮娅……当时，大量中国读者与苏联读者同步地阅读着每一部苏联文学新作，很多人甚至能用俄语阅读原著。在“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过后，俄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在经历近二十年的停滞之后又迎来一个“井喷”时期，成千上万种俄苏文学作品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或新译或再版，一大批中国作家的创作中也烙上了俄罗斯文学风格的鲜明印记。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似有所下降，这既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的处境和嬗变相关，也与我们自身阅读趣味和审美取向的转变相关。比如，当代俄罗斯文学某种程度上的意识形态解构趋势，俄罗斯后现代文学浓厚的文体实验色彩，再者，在俄罗斯文学中的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和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大传统中，当今的俄罗斯作家似乎更热衷于发扬光大后一种传统，所有这一切都还有待赢得中国读者的理解和呼应。但是，中国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工作从未停止，一直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十余年来，俄罗斯当代作家的作品每年大约都有中译本二十余种，无论是俄罗斯当今文坛的老作家如拉斯普京、马卡宁等，还是文坛新人如普里列平、叶里扎罗夫等，甚至俄罗斯“处女作奖”的获奖者

们；无论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还是新潮的后现代文学如佩列文、索罗金等人的作品；无论是“国家奖”、“布克奖”、“大书奖”等俄罗斯当今重要文学奖项的获奖作品，还是散见于俄罗斯各文学杂志或文学合集中的“小众”作品，都纷纷赢得了与中国文学读者见面、交流和对话的机会。可以说，当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译介，关注和喜爱俄罗斯文学的中国读者，追踪并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中国学者，心中是有一幅清晰的当代俄罗斯文学全景图的。

然而，我们常常听到读者说，当代俄罗斯文学读来远不如之前的俄苏文学那么亲切。任何文学阅读都离不开特定的语境，阅读语境又受制于时代和社会氛围、文学潮流和美学时尚以及阅读者的年龄和经历等多种因素。心怀旧情面对新对象，或将新潮的心态诉诸老去的人与事，往往难免隔阂。但以怀旧的心境打开尘封的往事，则不失为一种聪明而又合理的举动。黄山书社此次推出这套“难以忘怀的经典·俄罗斯文学卷”丛书，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一个举动。在藏典的书柜里挑出几册旧书，新瓶老酒，仿佛能让人闻见岁月酿造出的醇香。如若说，面对新译的俄罗斯当代作品，我们就像在手机屏幕上浏览新识朋友的微信，那么，翻阅这里的十本新印旧书，我们则像在夜半台灯下捧读往日恋人的情书。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
2014年8月18日于京西近山居

编者说明



普希金在写作《杜勃罗夫斯基》时就想写一部反映普加乔夫暴动的小说。他研究了普加乔夫暴动的档案材料，在暴动军住过的小镇上住了半年，访问了参加暴动的老人，并写了《普加乔夫史》。

普希金在写作这部小说时不得不谨慎从事：书名定为《上尉的女儿》，似乎是两个青年军官争夺一位姑娘的故事，实际上中心人物是普加乔夫。

小说于1833年8月动笔，完成于1836年10月19日。

小说初次发表于《现代人》杂志1836年第4卷，未署名，并由书刊检查机关作了删节。

目 录

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	1	第九章	离别	87
第二章	领路人	12	第十章	围城	94
第三章	要塞	24	第十一章	动乱的小镇	104
第四章	决斗	32	第十二章	孤女	118
第五章	爱情	44	第十三章	被捕	127
第六章	普加乔夫暴动 ...	54	第十四章	审讯	136
第七章	进攻	67			
第八章	不速之客	76	附录	删去的一章	150

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

“他要是进近卫军，明天就是上尉。”

“那不应该；要让他到行伍中当兵。”

“说得好！就让他受点儿折腾……”

不过，他的父亲是什么人？”

—— 克尼亚什宁^①

^① 克尼亚什宁（1742—1791），俄国戏剧家。上文引自他的喜剧《牛皮大王》。

我父亲安得列·彼得罗维奇·格里尼约夫年轻时在米宁赫伯爵麾下服役，17××年以中校衔退伍。从那时起，他就在自己的辛比尔村住下来，在那里娶了当地一个穷贵族的女儿阿芙道济娅·瓦西里耶芙娜·Ю为妻。我们兄弟姐妹总共有九个。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很小的时候就死了。

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承蒙我家近亲近卫军少校 Б 公爵的关照，被编入谢苗诺夫团，成为一名中士。万一不幸母亲生下一个女儿，那父亲只要到有关的部门去说明一下这个不曾出现的中士已死，也就行了。我算是休假，直到学业期满。那时候我们受教育和现在不同。从五岁起，就把我交给了马夫萨维里奇，因为他不喝酒，就让他照管我。在他的照管下，我十二岁学会读书识字，并且能准确地判断狗的特性。就在这时候，父亲给我雇了一个法国人鲍普勒先生，他是跟我们从莫斯科订购的一年食用的葡萄酒和橄榄油一道来的。他一来，萨维里奇很不高兴。“感谢上帝，这孩子梳洗吃饭都有人照应得好好的了，”他嘀咕说，“干吗乱花钱雇一个外国佬，好像自家人都不行了！”

鲍普勒在他们国内是个理发师，后来在普鲁士当过兵，然后就到俄国来当**教师**^①，虽然他还不怎么明白当教师是怎样一回事儿。他是一个大好人，却非常轻浮放荡。他的最大毛病是迷恋女色，常常因为多情被人家赶走，因此整日唉声叹气。此外，他也（照他的说法）不和酒瓶作对，也就是（照俄国人的说法）喜欢多喝几杯。但是因为在我

① 原文为法文。

家午餐时才上葡萄酒，而且每人只给一小杯，斟酒时还常常把教师漏掉，这样一来，我那位鲍普勒很快就习惯了俄国的果子酒，甚至认为这比他们法国的葡萄酒好，对于胃更是好得不得了。我们很快就要好起来。虽然按照合同他应该教我法语、德语和各门功课，可是他觉得还不如匆匆跟我胡乱学几句俄语，然后就各干各的事情。我们过得亲亲热热的。我再不希望有别的老师了。可是不久命运就把我们拆散了，是因为这样一回事儿：

麻脸的胖洗衣女仆帕拉什卡和独眼的挤奶女仆阿库利卡有一天约好了同时跪倒在我母亲面前，一面责怪自己经不住诱惑，一面哭诉法国先生利用她们年轻无知勾引她们。母亲很看重这事儿，就告诉了父亲。父亲立即查处。他当即吩咐把法国流氓叫来。仆人报告说，法国先生在给我上课。父亲就朝我房里走来。这时鲍普勒正在床上呼呼大睡。我正在忙活着。应当交代一件事：从莫斯科给我买来了一张地图。地图挂在墙上，一点用处也没有。这地图纸又大又好，我早就看中了。我打定主意用这地图做个风筝，就趁鲍普勒睡觉的机会动手了。父亲进门的时候，我正在把一条韧皮尾巴往好望角上安。父亲一看到我做的地理功课，揪了揪我的耳朵，然后就朝鲍普勒奔去，很不客气地把他叫醒，劈头盖脸地大骂一通。鲍普勒慌乱中就想爬起来，却爬不起来：这个倒霉的法国人醉得跟死人一样了。这点那点，归结为一点。父亲抓住他的衣领，把他从床上拉起来，推出门外，当天就把他赶走了，这使萨维里奇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我受的教育到此也就结束了。

我浑浑噩噩地过着，放放鸽子，和仆人的孩子们做做游戏。就这